

上



骨古

骨姿

日月

阳

卧龙生

247.58
96
:1

上册

骷 髅 阴 阳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I 247.58

96

12

33561

中 册

骷
髅
阴
阳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I247.58
96 03560

下 册 :3

骷 髅 阴 阳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(新)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:丁鹏

封面设计:晓军

骷髅阴阳

卧龙生 著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编:830046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保定市满城科技胶印厂印刷

32 开 24 印张 48 千字

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7—5631—0579—4/1·88 定价:23.80 元

内 容 介 绍

在江湖上赫赫威名的销魂奶头山，不仅充满了阴森的神秘，而且还笼罩着粉红的香艳……每当勾月悬天，在骷髅形的山门内就会传来阵阵恶魔的狞笑和娇娘的香喘……

每个武林人都在觊觎着销魂奶头山，传说此山有着淘不完的金沙和食后令八十老叟一夜御十女的春藤，十多年来无数俊男壮侠进山探宝，进山后都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……

销魂奶头山——一座充满罪恶、充满邪欲之山！一座让江湖人又爱又怕的山！

在销魂奶头山中，俏嫩媚妇一面与山主胴裸缠绵，曲意呈欢，一面跟山主的准女婿娇声浪语，鸾床生香……白天吃斋念佛的艳尼们，夜中却群争壮男，尽享红尘之乐……半老徐娘，把春药灌给下男侍女，自己却在一旁同情人偷

窥私情，贪张欲火……

一位浪迹天涯的江湖童子，偶逢机缘，闯入了这鬼气翻腾、娇声四起的销魂奶头山。

他能走出这座吃人不吐骨头的销魂奶头山吗？

本书文笔犀利，气势恢宏，博大的主题中，欢场风情蕴入刀光剑影，呢喃软语屡见奇技神功。读时，不由融汇在内，与之时泣时笑，时悲时欢。

目 录

- 一、雨夜销魂奶头山 (1)
- 二、酒后误耕处女田 (30)
- 三、兄弟受困奶头山 (60)
- 四、扬醋波杀机修起 (88)
- 五、艳女钟情玉面郎 (114)
- 六、玲珑口巧斗金刚 (139)
- 七、俏男女计用连环 (166)
- 八、奸夫淫妇驴计穷 (194)
- 九、倚毒蛇明争暗斗 (220)
- 十、少侠英豪尽风流 (249)
- 十一、毒蝎妇赶尽杀绝 (280)
- 十二、是人是鬼难分明 (310)
- 十三、奶头山疑踪迭起 (340)
- 十四、出深山江湖寻仇 (366)

- 十五、迷途知返起内讧 (405)
- 十六、贞女观石女受辱 (428)
- 十七、群艳尼私困男杰 (456)
- 十八、生情慷道姑解围 (485)
- 十九、美佳人心旌神驰 (510)
- 二十、洞庭湖暗泛淫波 (537)
- 二十一、浪子娇娃醉鸾床 (565)
- 二十二、情场失意歹心生 (592)
- 二十三、群雄谋计铲淫魔 (618)
- 二十四、与虎谋皮如自戕 (647)
- 二十五、同床异梦恩报怨 (674)
- 二十六、锦幔中英雄救美 (702)
- 二十七、丧家犬命丧黄泉 (731)

十 少侠英豪尽风流

仍然是“通州”，依旧在“关爷庙”前。

这是五年以后的一个大白天，“关爷庙”变了，庙主在两年前，把这鬼地方送给了“善堂”，重修一新。

如今“关爷庙”，不是苦朋友穷哈哈们的“天赐店”了，他们现在只能止于庙阶，进庙不行。

不过“善堂”却也为这帮穷哈哈，作了件善行事，在每年的三月三，六月六，九月九，腊月十二，舍钱舍衣。

钱是每人十枚，衣服一件，人数限为三百名，少一名不发，多一名不管，苦朋友想能挨上号，你就乖乖排队。

今天，是是六月六，“关爷庙”前，从清早到近午，苦朋友们已排成了长龙，秩序井然，没人争先恐后。

“善堂”为了能使穷哈哈多点好处，在这四个日子里，设了庙会，因此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常。

正中午，“善堂”开始发放钱和衣服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“关爷庙”后那片泥塘旁的小径上，走来了两个人，一老一小，一个是败衣破衫，一个却穿的十分干净。

破衫败衣的，是个蓬首垢面的老叫化，左手托着一只崭新的大海碗，右手握着格枯竹而细如柳丝的长竿。

十分干净的这个，是小孩子，十岁，乌光的头发，新蓝衫，千层花的双皮布鞋儿，雪白的袜子。

小孩牵着老叫化的破衣摆，噙着小嘴。

老叫化却笑嘻嘻地，像是刚摔了跟斗，瞪眼瞧，那不是石头，竟是块斗大的金元宝似的，来得心花朵朵开。他们到了“关爷庙”右后墙了，老叫化停了步。

他对着小孩子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就快分手了，嘱咐你的话和事，可别忘了，等一会儿我……”小孩子把头一摇，接口道：“我要跟你去。”

老叫化也把头一摇道：“不行，我老花子为了你，已经有五年没出来要饭啦，现手也痒嘴也馋，老毛病就要犯，我总不能为你不要这条老命呀？”

小孩子哭丧着脸，道：“我陪你要饭嘛。”

老叫化把眼一瞪，道：“没出息，我要饭是欠了祖师爷的，非还这笔债不可，你好好的要那门子饭，胡说八道。”小孩子要耍赖，道：“我不管，反正我不离开您。”

老叫化把细竹竿往庙墙上一靠，停下来，一双手搭在小孩的肩头，道：“咱们爷们趁现在这个工夫，把话说明白，这五年来，老花子给你洗过骨，换了筋，打通了你任，督二脉，一身真力，几几乎乎全都送给了你，人贵知足，你还想我老花子些什么东西？”

小孩子大眼霎着，道：“我什么也不要，就要您。”

老叫化一笑，道：“我什么都能给你，就是我不能给你。”

小孩子眼皮霎个没完，脸变了颜色，眼也红了，看样子就要哭，老叫化不忍了，长叹一声道：“孩子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，老花子也有仇人，人家找上门来了，虽说还有些日子，可是我得准备呀，所以不能再带着你。”

小孩子嘴一噘，道：“可是您能带着大山。”

一声“大山”，他们面前又多了个人，这人看上去也不过十七

八，可是已经长的比老叫化还高了。

身子骨好壮。真像一只窜山跳涧的猛虎，也是一身败衣，赤足草鞋，蓬头垢面，可是模样儿却奇俊。

他刚出现，那小孩舍了老叫花，扑向他的身上，委屈的说道：“大山哥，他不要我了，你和他说说好不？”

大山嘻嘻一笑，道：“你叫‘小山’我叫大山，该挺起胸膛，头顶天，脚踏地，到东就到东，去西就去西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该叫人来靠你，你靠人就没有脸了。”

小孩子想了想，道：“可是大山哥，我喜欢他……”

大山又是一笑，道：“当然你喜欢他，我更知道你也喜欢我，不过小山，你喜欢我们是一回事，你自己该走自己的路又是一回事，你很聪明，我相信这些话你懂。”

小孩子似懂非懂的沉思着，大山嘻嘻一笑，又开口说道：“小山啊，咱们这么办，现在你听他的，咱们暂时分开，我答应你，等你到十七岁的时候，再在这里见面。”小山头一抬道：“大山哥，一定哟。”

大山道：“只要你今天听他的话，到你十七岁那年的六月六，我一定在这庙右墙转角地方，等你一人。”小山小脸上现出了笑容，道：“好，他也要来。”

老叫花一声嘻嘻道：“放心，我只要不死，准来。”小山想了想，道：“我今年多大了？”

老叫花看了大山一眼，大山开口道：“今年你十岁，属龙的。”

小山一听，又噘了嘴巴，道：“那还要过七年嘛？”

大山噙了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你没听人家说嘛，朋友亲戚远来香，又道说：光阴霎眼过，七年很快就到了。”

小山无奈的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一直盼着就是。”

大山一笑，却转对老叫花道：“师父，郭员外已经到了。”

老叫化嗯了一声，挥手向大山道：“你去你的吧，咱们师徒事完了老地方见。”

大山头一点，猛地抱起小山道：“小山，咱们七年后见，你今后不管作什么，千万别忘记我师父教你的那些把戏要天天练，日夜练，要小心，谁也别告诉。”

小山点着头道：“我听你的大山哥，我也盼着你。”

大山紧抿着嘴，放下小山，话都不说转身跑了。

可是却瞒不过老叫化，他老眼注视着地上，那里有两滴泪水，是大山子放下小山时，滴在地上的。

老叫化抽了抽鼻子，忍住心酸，一拉小山儿道：“咱们也走了，去排队，要不讨不到衣服和钱了。”话声中，老叫化抓起细竹竿，转过了庙后墙。

老叫化和小山儿，来晚了，竹牌已挂到了二百九十四号，队也只剩下了六个人，这是规矩，硬排上也没有用。

老叫化带着小山儿排队时，已惊动了“善堂”的大善士，立于庙门阶上的郭雨痕郭大员外。

竹牌挂足了三百号，钱也舍没了，衣服也正好光，老叫化却喊上了，道：“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。”

“善堂”执事皱起眉头，向前道：“苦朋友，你没看见高挂着的竹牌吗，三百号发足了，不再发啦”

老叫化不说理，道：“就还剩下我们爷儿俩啦，您老就行行好，多挂两个竹牌不就行了，要不我来替你挂。”

执事面含秋霜，叱道：“你这大年纪，怎不懂事？”

这时，过来了“关爷庙”一带，穷哈哈们尊敬的“龙头”大哥，龙头大哥四十来岁，黑壮如同半截铁塔。

他走向前来，对老叫化说道：“喂，你是那儿来的？”老叫化一声嘻嘻道：“俺从山东来，路可不近。”

龙头大哥哦了一声道：“这难怪了，原来你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，我告诉你，此处只发三百号，不能多也不会少，如今正好发光，你懂了吧？”

老叫化哭丧着脸道：“懂是懂了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”

龙头大哥浓眉皱起，道：“老朋友，我是这一带的龙头，你的困难我明白，不过我却不能为你叫人家善堂破例，再说我也没这大面子，这么办，我领有一份，送给你父子……”

老叫化怎么能收他的，要是收了，岂不把一切安排推翻，因此接口道：“龙头老大，你可别弄错了，我们不是父子，也不是师徒，他是个孤儿，只知道姓薛，跟着我有五年了，我要饭可不能也叫人家好孩子要饭，不信你看看我和他两个人身上穿的……”

这番话虽然还没说完，却已惊动了郭大员外，郭员外接了口，道：“老朋友你贵姓呀？”

郭员外一开口，善堂执事立刻拍下了马屁，对老叫化说道：“老头，你的运道来了，这位郭员外，是我们这里的第一富绅，更是第一大善士，你只要答话得体……”

郭员外别看人富，就听不惯这种马屁话，一皱眉头道：“张执事，我在问人家话，你横里一打岔，可叫人家什么时候开口呢，善款既然发完了，你就请休息吧。”

张执事张新发，碰个钉子诺诺的走了。

郭员外又对龙头大哥道：“你也忙去吧。”

龙头大哥对郭员外一礼，大步儿走了开去，老叫化这才嘻嘻的一笑，道：“员外爷，我老花子不报名姓可好？”

郭员外笑了，道：“好好，我也不再问你名姓了。”

老叫花说了声“谢谢您”，郭员外目光盯在小山儿身上，说道：“这姓薛的小孩子，果然是个孤儿？”

老叫化笑了笑，道：“员外爷您老圣明，五年前我是在山东地碰上他的，他说不知道家在那儿，和那几人，只知道姓薛，就算他不是孤儿，现在也是孤儿了。”

郭员外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这话很对，不过我看这孩子不像苦娃儿，跟着你怕……”

老叫化接口道：“不瞒员外说，我恨不得能碰上个真善人，收留下这个孩子，您想，跟我能有什么出息呢？”

郭员外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这话当真？”

老叫化正色道：“员外爷，你要不信，仅管给这孩子找个养家，我老叫化若有第二句话，就不是父母生养。”

郭员外低头想着心事，过了一会儿，郭员外似是下了决心，道：“这孩子可识字？”

老叫化嘻嘻一笑道：“认识字，可不多。”

郭员外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比如说我想收留他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老叫化喜形于色，慌不迭的对小山儿道：“孩子，你还不说谢谢，还不快施个礼”

郭员外却拦着他道：“慢着慢着，等我把话说完”。

那知老叫化接话道：“员外爷您放心，这孩子是你的了，他小名叫“小山”，从现在起，没人再管他的事。”

说着，老叫化和小山招招手，细长竹竿一顺，转过脸去，快得象只“地鼠”，在人丛中一攒一攒没了影子。

从此，小山儿成了郭员外府里的小厮，在别人看来，他是一步登上了天。

老叫化攒到人群中，这才用那破衣袖，擦了擦老眼。

要说他和小山没感情，却是冤枉，不过感情是一回子事，他必须离开小山去干些别的，又是一回子事了。

今天庙会还直够热闹，老叫化在人群中施不得功夫，跟着人潮慢慢的走，他要去和大山子会合。

东转西转，人渐渐少了，他也到了西街上，蓦抬头，却突然又低了下来，人一侧，步进一条小巷。

他边走，心中边想——

“这可真是路窄偏偏逢冤家，这小子看见我了，只希望他别糊涂，两避着走。”

刚想到此处，背后已起了话声：“这是条死巷子。”

老叫化故作没有听到，还走他的。

背后那人接着又道：“古大侠，请你留步。”

老叫化不能再装耳聋了，缓缓转过身来。

他假作不认识人，道：“恕老花子眼拙，你……”

那人嘿嘿一笑，突然手一抖，一锭银子抛到了老叫化的足前，接着说道：“一锭银子答两句，这是规矩。”

原来那人，竟是五年前大雪夜，身穿银衣的夜行客。

那夜，银衣人半蒙着脸，今朝，却毫无遮掩。

那夜他身穿一件银衣，今朝，依然是银衣一件。

银衣人模样儿十分英俊，只是目右眉到右耳轮间，多了一道刀痕，疤痕不深，但颜色不合皮肤，看来狰狞。

老叫化现在也不装假了，寒着脸道：“原来是你。”

银衣人双目中射出了凶光，道：“我就知道古大侠会认得我的，一别五年，古大侠你好？”

老叫化冷冷地说道：“你为问好来的？”

银衣人一声狞笑道：“我为改名鲁志远的曲直和那姓薛的孩

子而来”

老叫化淡淡一笑道：“老夫不认识他们。”

银衣人颌首道：“这个我信，不过五年前大雪夜，在“关爷庙”中是你救了他们，所以今天我只好向你求人。”

老叫化哦了声道：“要是没有人呢？”

银衣人道：“那只有请古大侠原谅，我就要你。”

老叫化眉头一皱，道：“你先报个名姓出来。”

银衣人道：“古大侠练就神目，据说任何蒙面纱巾，只要还有空隙，就难隐藏真正面目，我是那夜的人……”

老叫化接口道：“知人知面难知心，不错，你是那夜的银衣人，这逃不过老夫的双睛，但是现在我在问名字？”

银衣人咬咬牙道：“银衣秀士金剑客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老叫化接口道：“原来你就是最近十年，闯出威名的‘毕一剑’？”

毕一剑嗯了一声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在下。”

老叫化道：“毕一剑，假如你还能记得那夜，你们当家的话，我劝你还是转身走了的好，免得遗恨今生。”

毕一剑闻言似乎一愣，好像已经不记得什么话了。

老叫化提他个醒儿，道：“杜尔生虽说自大，却有自知并知人之明，凭你想要老夫这颗头颅，还差一些。”

毕一剑嘿嘿一笑道：“姓古的，你弄错事了，杜尔生只不过是山主座下三帮中一帮的个总管事，当家可没他的份呢。”

毕一剑是无心中吐露了机密，话说出口，已然懊悔不迭了，老叫化听了这句话，却着实吓了一跳。

名压江湖，声威震慑武林的“金毒蝎子”杜尔生，竟然只是个总管，那山主又是谁呢？